



源於奧運 李漢源

### 製作奧運節目亦要未雨綢繆

2021年香港傑出運動員頒獎典禮因疫情的關係由2月延至8月31日才舉行，但也無礙運動員們的興奮心情，每位得獎者都實至名歸，在此筆者也祝賀各得獎運動員繼續乘風破浪；而在運動員的訪問中也得知大家已開始備戰明年亞運及爭取兩年後巴黎奧運入場券，雖說兩年後好像還有很長時間準備，但對運動員而言成績是一步一腳印地苦練出來的，日子有功，即使還有兩年亦要爭取時間苦練才能以好成績參與下屆奧運，當然，我們體育傳媒人也不例外，雖然還有兩年多，但大家也要準備如何轉播奧運了。

上個月，奧運製作大會於巴黎舉行「第一次巴黎奧運國際廣播會議」(World Broadcasts Meeting)，來自世界過百個國家及地區電視台參與，討論並向大會提出如何轉播奧運。香港因未有電視台購買到電視版權，所以未有參與會議，過往除上一屆東京奧運因疫情遲遲未能購買版權外，1984年起所有奧運會，香港也有參與奧運國際廣播會議，今屆暫時缺席了第一次會議甚為可惜。為什麼要提早兩年就開會呢？因為所有奧運會製作，都是一個很詳細計劃，正如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在兩年前1994年已經公布滑浪風帆頒獎典禮是沒有直播的，那麼香港電視台就要想辦法自己安排直播；又如2024年巴黎奧運，大會已經表示每一個比賽場地只可以有一個直播訊號送上衛星給大家，如一個場地有多個比賽同時進行，而香港運動員不在直播頻道中，那就只能錄影播放，氣氛就會比直播減半，當大家希望能收睇香港運動員參加比賽的項目時，例如乒乓

波、羽毛球、劍擊等，香港電視台就要提早計劃安排如何轉播或找方法直播予香港觀眾收睇。

回顧香港電視台轉播奧運，過往都是商業運作，當時電視台是可以有盈利，奈何2008年北京奧運之後，香港奧運版權費天價上升，轉播電視台無利可圖，甚至虧大本，哪一間電視台會願意虧蝕過億港元去轉播奧運呢？目前香港經濟環境仍受疫情影響，電視台還是在虧本中，相信難有一家會挺身而出接獨家製作，但如果要各家電視台一齊合作，集資及製作又是否可行呢？筆者相信香港到時一定會轉播奧運的，只是各家仍未有共識用什麼方案來轉播，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其實別說巴黎奧運，有些國家及地區已經計劃了兩三屆的奧運製作，美國NBC電視台版權已經買至2036年，因為運動是長遠計劃，追看一個運動員的成長也不會少於十年八年時間，其實以前香港購買奧運版權通常也是一買兩三屆的，不像現時一屆一屆去談去買，這樣的後果更是急就章，沒有時間去計劃及準備，其他國家及地區電視台最少兩年前去計劃，而香港就兩個月前才準備。雖然可能香港人的「執生」能力很強，有什麼事也靠「執生」，但時間許可的話，我們能否有理想地計劃更好的配套，而不用每屆都展現「執生」能力呢？



◆2021年香港傑出運動員頒獎禮得獎運動員。 作者供圖



方寸不亂 方芳

### 送禮月餅考心思

中秋月餅年年有，你家裏準備過節的又是什麼月餅？

以前坊間流行的月餅，多是老酒家、老餅店的雙黃蓮蓉月或五仁月餅；經過數十年演變，月餅產品已玩轉全新格局，似「月」非「月」產品，花樣百出，好像雪糕月餅、榴槤月餅、燕窩月餅、陳皮月餅、朱古力月餅、拔絲月餅、伯爵茶月餅……有的走健康路線，來個低糖月餅。

隨着老酒家、老餅店的逐漸被淘汰，取而代之是連鎖餅店的产品，因其分店多取餅易，餅券容易促銷；酒店月餅加入競爭，落重本包裝，穩佔高端客戶送禮行列。公司生意往來，節日送禮是一種聯繫，禮尚往來可以讓彼此關係更為深化；銀行也要從善如流，向高端客戶送禮，更是別出心裁。

銀行中秋送月餅，似乎是例行公事，選中的多是香港名酒店月餅，有些銀行送實物月餅，見客即時奉上，盛意拳拳；但有些銀行為免物流處理，見客時送一張指定酒店月餅券，高級是高級了，但取餅地點只此一家，對高端客戶來說，月餅已是多到要捐了，也不一定去取餅，月餅券轉手送別人，或者過期作廢了。

送禮也真是學問，銀行競爭有專門部門研究送禮策略，對挽留高端客戶各出奇謀。某大銀行，在客戶紅酒的日子，食物禮盒送上門，刻有客戶名字的紅酒、茶葉、餅食、乾果等，就是讓你忘不了她的細心。有些銀行在春節向高端客戶送禮，更是豪爽，送鮑魚海味之外，更有精美利是封和精美利是皮包，都是節慶所需，實用至極。在表心意這方面，是花足了心思。

某大銀行送禮就單調些，不是水晶座就是鍍金座，你不能說它不名貴，總不能在家裏列陣陳列吧，刻有銀行寶號的裝飾品，又不能轉贈他人，拒收又好像拒人千里，收了也無地可容。這類禮物最沒心思，銀行是財源滾滾的機構，花錢送禮禮得其所，才有價值。



書聲蘭語 廖譽蘭

### 台灣的柬埔寨淘金夢

《亞洲週刊》總編輯邱立本說「今日的新聞是明日的歷史」，是的！而我以為，所謂新聞，在報道時已是舊聞。例如發生在今年8月震驚香港台灣兩地，駭人聽聞，令我們毛骨悚然的柬埔寨「賣豬仔」的新聞，並非發生在今年8月，而是已有兩三年了！在今年3月20日台灣「和平統一促進黨」總裁張安樂(白狼)早已展開營救工作。他透過廣泛的人脈關係救回十多名台灣人，卻被民進黨誣職「神鬼都是他」，並說「不要幫中華統一促進黨造勢」。這讓白狼十分氣結地說「統促黨救人，不分藍綠；民進黨辦事，分統獨」，並且有感而發地說「台灣人騙台灣人，大陸人救台灣人」。據聞，有大陸公安到柬埔寨救台灣人，發現其中一個女孩有「台獨」思想，他們雙方爭論了半天，最後大陸人還是將她護送上飛機，安全回到台灣。有些台灣人批評民進黨當局見死不救，所以才出現白狼義不容辭救人。

不禁令人反思，當民眾遇上麻煩，不找執政的民進黨當局，卻找到統促黨總裁、竹聯幫精神領袖張安樂，當然張總裁並沒有讓人失望，他一連救出了十多名台灣人安全回到台灣。

一提到「賣豬仔」，令人聯想起發生於晚清年間，大都是廣東、福建一帶的窮鄉僻壤，當地人生活窮困，只好離鄉背井到異地拼搏，如果成功，就衣錦還鄉，而失敗可能客死異鄉，橫豎將命運賭上一把。

而今天的台灣竟有幾千名年輕人(應該都是出生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台灣錢多到淹腳目的時代)到柬埔寨追尋淘金夢。柬埔寨是什麼地方？一個東鄰越南，北靠寮國，西北近泰國的中南半島上的一個小國，有什麼正當的資源可以讓年輕人實現淘金夢呢！這兩三年的疫情使台灣經濟雪上加霜，很多人失業，經朋友介紹朋友，親戚介紹親戚，就這麼一羣一羣的年輕人去柬埔寨掘金，冒着不可知的未來也願意發一場淘金夢。

從近期鋪天蓋地的新聞報道中得知，柬埔寨販賣人口(轉賣二十幾手)、強逼勞動、亂棒毒打、用電擊、性強暴、活摘器官、抽血抽精子販賣，甚至有人在街上被強行擄走，然後明碼標價，聽說有人先被摘掉一個腎臟，然後給他藥，叫他回去工作繼續騙人，直到他完全沒有利用價值之後就丟入公海。據聞台灣有47名原住民去了柬埔寨之後音訊全無。原住民生長在高山之上，天生樂觀、真誠、善良，體力驚人，力大無窮！不知此行是吉是凶？

今次「賣豬仔」事件先從台灣的新聞爆開來，繼而也有香港人和馬來西亞華人被騙的消息傳出。此事件，簡單地說，就是高薪誘拐，請君入壘，入壘之後，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任其宰割；竟發生在2022年的今天，無論是詐騙集團令人髮指

的行徑或是被騙的「豬仔」思路都令人感到不可思議。今日是個太平年代，絕大部分人豐衣足食，而網絡世界無遠弗屆，知識普及，為什麼還會發生把人當牲畜，把人體器官切割來轉賣？那些夢想淘金的人，難道沒有辨別是非真偽的能力？



◆被騙去柬埔寨打工的台灣民眾獲救返台。 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連盈慧

### 什麼可吃不可吃

自從港式奶茶在聯合國被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從未有人質疑它對人體健康會有不良影響，最近忽然在網上傳來一段圖文解說它3大害處：

- 1、說它一杯含糖量接近14粒方糖，超越人體每日正常所需糖分；
  - 2、一杯奶茶等同3杯咖啡影響中樞神經系統的咖啡因；
  - 3、來自澱粉製造「珍珠奶茶」中的「珍珠」難以消化，不利腸胃。
- 珍珠奶茶卡路里高不利腸胃已是舊聞，但是一杯含糖量接近14粒方糖、等同3杯咖啡的咖啡因，就值得存疑了。茶餐廳喝奶茶，誰下方糖不是2粒起3粒止，4粒已經了不起；一杯奶茶等同3杯咖啡因，老啡迷相信嗎？奶茶可愛在有適度調和中樞神經系統的作用，儘管不加糖時的柔滑感覺也勝過咖啡的粗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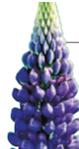
輩慣常愛吃的東西幾乎全吃不得，甚至驗出不少大魚有海水塑污染，動物肉類也可能有激素，還有什麼人生樂趣？

奇在上述種種即食非即食的東西，不只至今仍未絕跡，而且愈賣愈貴，愈是得人熱愛，今日全球瘋傳涉及健康大敵的美食，中西大廚示範時無不鏗氣沸騰，油煙滾滾，少鹽少油怎會蒸出美味？

可以流傳那麼久遠的食品，說它致癌，也可算是長壽致癌神品了。加工食品無日無之，即使一級名貴海鮮也逃不過激素大劫，有機蔬果也難保百分之一百有機，絕對飲食健康已無可能，近年反而聽過長期大量進食健康食品迷信紅酒豆漿素食而吃出問題的朋友也不少，相信只有過度偏食才會吃出禍，就是人參仙藥也適可而止，什麼都吃一點，才是真正健康之道。



◆奶茶妙在用杯厚薄，口感不同！ 作者供圖



百家廊

高衛國

## 打撈失落的青春

一條小河緊貼着村莊的堤坡緩緩流淌。我說的河是我家鄉那條不知名的小河，離我家老屋的宅院僅有80米。童年時這條小河，清澈、溫暖、還有些賢淑之氣，她以賢淑的風韻接納鄉村的女人來此洗紗洗衣。在水岸的長石一側，總有三三兩兩衣着靚麗的女人並排洗滌衣物，砧石上不時傳來「梆梆」的搗衣聲。這時候，河岸搖曳起伏的蘆葦和對岸柳樹的倒影，都成了她們身形的點綴。「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後來我上學時吟誦到這句詩，眼前很自然地浮現了這一幕。

泛着清波的小河守望着我的成長，加繆在《夏天集》中寫道：「我身體中有一個不可戰勝的夏天。」我理解的不可戰勝，是夏天小河的誘惑無法戰勝，整個夏天小河是我和夥伴們的遊樂場，打水仗、鑽橋洞，從橋洞躍入水面，多少個朝飛暮卷的暑天就這樣度過了。

我童年時守望鄉村的這條小河，河水清澈，流水很旺。河裏孕育着各種生靈，魷魚、泥鰍、蝦、蟹。岸邊有密密匝匝的蘆葦蕩，還有眾多叫不上名字的水鳥。一隻水鳥站在近岸處高高的蘆葦上鳴叫，幾隻水鳥在河中安閒地遊弋覓食，兩三隻高腳長脖子的鸕鶿站在岸邊臨水自照，這是我童年最常見的場景，就像是從書頁上撕下的一幅畫。蘆葦蕩裏還有成群結隊的草鳥，喳喳啾啾的叫聲此起彼伏，甚是熱鬧。

博爾赫斯說日落總是令人不安，它使原野生鏽。我卻感覺河流在日落後有異樣的壯麗，夕陽在河面上，隨波蕩漾，天空也似乎沒有了邊界，遠處另一個高高的堤坡暈染了一層橘黃色。幾隻小燕子在夕陽中扇動翅膀，斜翅掠過水面，剪刀似的尾巴馱着

最後一縷夕光。夕照中一個後生趕着一頭毛驢來到河邊，河水便映出了驢的身影，驢悠悠地把嘴巴探進了河水，一會兒工夫，驢抬起頭志得意滿打了個響鼻，站起身隨後生走上了通往村莊的橋。驢知道村莊所有人的秘密，迎面走來一個戴斗笠的男子，驢想起了和他有關的故事，覺得好笑，終於沒有忍住，揚起嘴巴笑了起來，鄉村的街道上空傳來了「吼嗚嗚嗚」的驢鳴。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我們的祖先臨水而居，河流望見了他們辛勞的身影，也見證了他們純真的愛情。大地上縱橫交織的河流，滋養了萬物，也哺育了祖先的詩情。愛情催生詩情，詩情潤澤愛情，「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涉江採芙蓉，蘭澤多芳草。」這些愛情的詩意表達多是緣於一條河的啟蒙召喚。一代代的詩人沿着古老的河道一路走来，行走在波光水韻裏，路窮驚石斷，林缺見江河。純真的情思，經由古老河流的洗濯，注入了時光的長河，成為一種超越時空的永恒表達。

河流蜿蜒，在村子西頭通過一個堤坡下面的涵洞引水注入村子老寨和新堤之間的河灣，河灣懷抱着的那片土地，村裏人習慣稱之為「島」。我上初中時，村莊向外擴建，這個「島」上已經有規劃的宅基地，海花家就住在這裏。她和我一個班，下午放學後，我常常踩着河灣中間那條歪歪扭扭的小路，去她家找她，她坐在灶房裏拉着風箱，伴着風箱的呼嘯聲火苗簌簌作響，一會兒工夫就做好了晚餐。在院落的棗樹旁有一個壓水井，她拎着半壺開水走到井旁邊，喊我幫她沖洗頭髮，我把熱水在一個大臉盆中兌均勻後，用葫蘆瓢舀水幫她沖洗，她側着臉雙手握着頭髮，水便沿着她的髮絲傾瀉而下，一顆顆水珠從她的髮

梢慢慢滴落，晶瑩剔透，仔細地她穿着一件白色的上衣，領口處鑲着蕾絲花邊。

「不再求愛了，不再求愛，抑不住而湧起的聲音，是你叫喊的本性；你的叫喊清脆如鳥鳴，一若上升的季節，幾乎忘卻它是一隻苦苦的飛禽，並不僅是一顆單純的心而將之拋向親切的晴空……」多年以後，我站在故鄉小河的橋上，望着款款的流水，默誦着里爾克的《杜伊諾悲歌》時，海花早已遠嫁，而我也在省城安家。

有一次回鄉，我遠遠地看見一個釣翁蹲坐在河岸的垂柳下，悠閒地甩出了手中的釣鈎。沒有人會比釣翁更明曉一條河的隱秘，釣鈎甩出沒有驚擾水面的平靜，卻砸破了天光雲影，鈎住了水中的雲彩。夜色漸漸濃了，釣翁起身，不小心將水中那彎新月鈎破，他拖着一身蒼茫返回家中。在蒸騰的夜氣裏，小河伸展了柔軟而修長的身軀躺在水面上進入了夢鄉。

就是這個重回故鄉的夜晚，我站在故鄉的小橋上，並沒有「獨立小橋風滿袖」的感傷，我想起了赫爾曼·黑塞在《堤契諾之歌》中寫下的一句話，「我的心已不是春天，我的心已是夏天。我比當年更優雅，更內斂，更深刻，更洗練，也更心存感激。」

時間總是前行，而記憶是向後走的。我站在故鄉的河畔思緒翻騰，面對着逐漸消逝的河流，我特別想和腳下的小河說說話，可是白沙不見了，蘆葦蕩消逝了，魚蝦逃走了，小河快要乾涸了，那些曾經和河流有關的記憶和故事，我又能說給誰聽呢？

我從鄉村逃離，在歲月流逝中顛沛輾轉，那些曾經濃郁的、青澀的、熱烈的，屬於青春時代的情感，也在時間的推移中一點點流逝了。我沿着河畔徜徉，在蒼茫的暮色中，尋找並打撈我們不慎失落的青春。



獨家風景 呂書練

### 想起時尚之都

提到文化之都，令我想起曾經講了很多年的亞洲「時裝之都」(時尚之都)，如今已不了了之。自1966年成立，時值香港紡織業崛起之際，香港貿易發展局逾半世紀以來，為推動香港商貿活動做了不少工作，尤其是後來的成衣業、時裝界。

當中的有心人曾努力把香港打造成像巴黎、米蘭、紐約般的「時裝之都」，該局多年來也資助不少創意品牌設計師到巴黎等時尚之都參展，或組織設計師們到海外舉行時裝騷，得到不錯的反響，但除了個別設計師如伊嘉相對成功，很多都難以為繼。

貿發局成立翌年就舉辦了首屆香港成衣節(香港時裝節前身)，為香港時裝界掀開新的一頁，也令「設計師」這個街頭亮相並獲得肯定。在這之前，香港的製衣廠只是為國外客戶照辦加工生產。隨着新一批從國外學習歸來的設計師努力下，本地「創意」開始出現在成衣中，提升了「香港製造」的質感和品味。

節」，跟7月舉行的「秋冬時裝節」呼應，形成一年兩度的「時裝周」，跟國際接軌。那幾年的時裝騷場常被擠得「水洩不通」，設計師騷一票難求。

可惜，這個正在國際上冒起的時尚盛事，因亞洲金融風暴及隨之而來的經濟不振，伴隨成衣業遭到重大打擊，加上生產基地北移，設計上的創意難以體現，以致這個標誌性活動無論是本地設計師，還是外地買家都有些意興闌珊，失去曾經閃爍的光芒，今日更被後來的北京、上海等地時裝周蓋過。2014年，美國全球語言監察組織(Global Language Monitor)公布年度時尚之都排名，曾經是「亞洲一哥」的香港排名急跌至第二十位，遠遠落後於第十位的上海。而且，香港在亞洲僅排第四位！

今日疫情下的香港時裝節仍繼續，主辦方這些年也不斷注入新的元素，但連他們都似乎忘記了這個曾經滿載着許多時裝人期望的「時裝節」，以首次舉辦計，今年正好是55周年。

香港的「時尚之都」不成功，有點「非戰之罪」，主要是受限於生產基地和市場規模，前者令設計師的意念難以體現，後者則令成本增加。今日香港要成功發展為「文化之都」，背棄大灣區這塊福地，顯然必不可少。



琴台客聚 伍杲杲

我自小睡覺不大老實，夜裏翻身頻繁，總是一不小心就掉下床去。

所幸小時候家裏的老式大床和學校宿舍的小床在床邊上都有矮矮的護欄，因此掉下床的機會並不多。如今年紀大了，還是偶爾會掉床。前些天不小心又掉了一次，這一次卻讓我想起了才看過的電影《隱入塵煙》裏的片段。

網上對《隱入塵煙》最熱的一個評論說這部電影「沒說一個苦字，卻苦出了天際。沒說一個愛字，卻愛透了骨髓。」後一句評語我是贊同的，而對於前一句，我的感受卻是兩樣。

影片中的男主角老四是個老實本分的農民，靠着哥嫂的庇護生活，住在哥嫂家裏，除了吃飯就是幹活，女主角貴英是個從小被家人虐待、嫌棄的略有殘疾的女子。這樣的兩個人，被雙方的家人撮合在一起，就連結婚的新房都是村裏無人居住的危房，連雞小雞的雞蛋都要到鄰居家去借……然而就是這樣的兩個人，在走到一起後，把日子過成了令村裏人心底羨慕和嫉妒的模樣。

老四和貴英大抵是村裏少有的真正「夫唱婦隨」的夫妻，除了老四進城幫哥哥家幹活，兩

人一直形影不離，耕地、種菜、種麥子、收麥子……在別人眼裏的農活的苦，老四和貴英一起去做的時候都變成了一種甜。播種的時候，老四看着地裏的腳印笑貴英：「像不像把你的腳印種在地裏了？過幾天菜長不出來，再長出好多腳印咋辦呢？」老四用麥子在貴英的手上印一朵花，說「我給你種一朵花，做一個記號，你跑到哪裏都丟不掉了」；夏夜裏，兩個人睡在屋頂上，老四開着玩笑在貴英腰上拴了根繩子，伴着一頭拴在自己身上，以防貴英睡到半夜裏掉下去；收麥子時候老四對貴英說了句重話，在趕着驢車回家時老四讓驢氣走路的貴英上車，像哄孩子一般告訴她車上的麥堆裏「我給你做了個窩窩，你坐到窩窩裏頭」……

村裏人除了在開會研究給「首富」捐血的時候想到老四，沒有何人在其它的時候去幫助過老四和貴英，包括他們的親人。已經習慣如此的兩人眼裏只有對方，彼此痛惜和照顧對方，似乎也不需要其他人的幫助，他們相互扶持着，把從前各自艱難的生存變成了兩個人在一起的充滿希望的幸福生活。

老四在吃糧的時候，把掉到地上的饑撿起來吃，貴英擔心饑上有土，他說：「啥不是土裏

長出來的，土都不嫌棄我們，我們為啥嫌棄土呢？土就是乾淨東西。」老四說這句話的時候，令人想到他的善良，他的內心一直存在的溫暖，他在池塘舀水時放掉青蛙，他在修新屋時順便給失去「家」的燕子搭建一個新家，他在孵小雞時在紙箱上戳了很多小孔，讓夢幻的光芒從小孔裏透出來，把滿面病容的貴英映照得像一個漂亮的小姑娘……

老四對萬物的愛和他與貴英的愛情就是從那樣乾淨的土壤裏生長出來的，這種愛超越了影片中村裏人和他們的親人所有的惡意和一切的黑暗，那些人只有原始的、本能的生存能力，而老四和貴英在此之外還擁有愛的能力，他們的愛情扎扎實實地長在他們熱愛的土地裏，直到貴英意外離世，直到老四隨貴英而去。

大多數人其實都在現實生活中艱難地生存，我們結婚的時候會立下生死相隨的誓言，我們睡覺的時候都在寬敞舒適的大床上，然而守着誓言走到最後的人愈來愈少，護在身邊讓另一半不掉下床的亦是不少。如老四和貴英一般純粹的幸福讓我們似乎愈來愈遠了。

當然，只要還擁有愛的能力，希望便總是存在的。